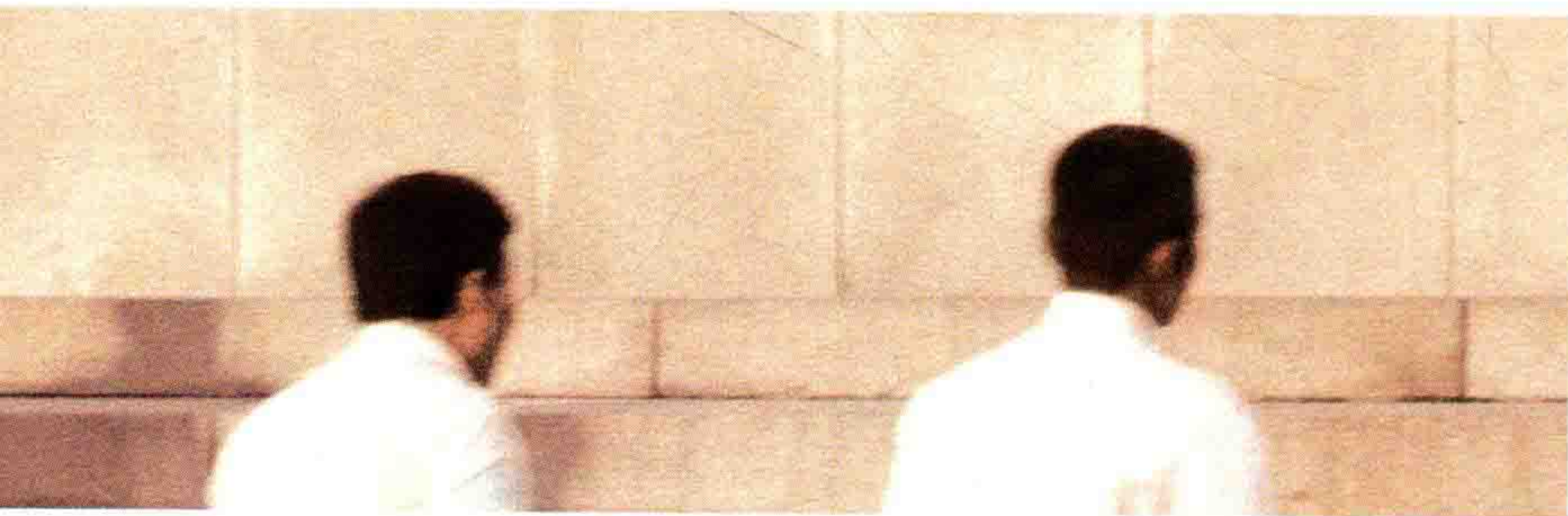


旧山河 新故事



旧山河 新故事

台海出版社



正午故事
NoonStor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正午 . 6, 旧山河, 新故事 / 正午故事著 . —北京 : 台海出版社 , 2018.8

ISBN 978-7-5168-1884-8

I . ①正… II . ①正… III .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17.1 ②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3505 号

正午 . 6, 旧山河, 新故事

著 者 : 正午故事

责任编辑 : 刘 峰

策划编辑 : 罗丹妮

装帧设计 : 苗 倩

内文制作 : 苗 倩 陈基胜

责任印制 : 蔡 旭

出版发行 :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9

电 话 : 010-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 010-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 thcbs@126.com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 1168mm × 850mm 1/32

字 数 : 250 千字 印 张 : 9.75

版 次 :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68-1884-8

定 价 :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旅行的问题

文 _ 郭玉洁

我的第一次长途旅行，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当时我存了一小笔钱，心想，我要去一个最远的地方（当然是在中国，那时候出国还不那么容易），嗯，那就是福建。我又想，不对啊，我身在北京，最远的地方应该是云南，或是西藏、新疆。于是我明白了，我内心的出发点，是我出生生长的地方，甘肃。

我还是去了福建。后来又去了很多其他地方。我常常回想这第一次旅行前、分解式的内心活动，它清楚表明：旅行的动力，在于去一个“最远”的地方，也就意味着，最不同的地方——相对于出发的地方。而出发的地方不一定是物理上此身之所在，它是最熟悉、最依恋的地方，是一个坐标。

随着生活的积累和变动，坐标也会发生变化。出国的时候，这个起点，就是中国。去真正的异国他乡，观看奇特的风土人情。好奇，猎奇，只是一字之差。

所以最早的旅行，是探险、征服。20 世纪以来，旅行成为中产阶级的休闲方式，逃离日常生活，是一年里唯一的指望。

可一旦上路，又不可避免地，是新的无聊和疲倦。苏珊·桑塔格曾在《论摄影》里讲到拿着相机猛拍、工作狂式的日本游客。的确，旅行，常常是工作、生活的另一种形态。

作为记者，其实每一次采访，都是一次旅行。离开家，乘坐某种交通工具，去咖啡馆，或是另一个城市、乡村，见到陌生人，聆听他们的故事。也可以说，每一次我们离开自己熟悉的角落，都是在旅行。比如冬天结束之后，从卧室走到阳台，看那些幸存下来的植物。又比如“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浮生若梦，每个人都是世间的游客，这是中国式的隐喻。

但是今天人们所说的旅行，是一件专门的事情，旅行本身，就是目的。游记，或者说旅行写作，通常也指一种特定的文体。

* * *

若干年前，我曾在一本发行量很低的杂志工作——我并不介意读者多少，最边缘的地方，有最大的自由。在那里的自由，就是开始尝试旅行写作。

在那本杂志，我和同事们常常“发现中国”，“发现”了边疆，“发现”了“胡焕庸线”，“发现”了云南，又“发现”了江南。“发现”这个词很有意思，从政治、文化中心出发的记者们，有哥伦布一样的优越感，但是之后的写作，只是证明了我们真正是“祖国的陌生人”。对历史无知，也对现实无知。在这些地方的旅行，通常都很潦草，很茫然。有人唯一的采访对象是出租车司机，有人只是换个地方在咖啡馆坐着。我的旅行中，印象

最深的，是和同事在大巴上吃一袋五香鸡爪。

在这些失败的尝试中，我逐渐知道旅行写作是一种不容易的文体，它需要动用所有的知识积累，把一个陌生的地方，变成“有我之境”。它也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体，个人的阅读、观察、采访、思考，都在其中。它不仅改变了写作，也改变了旅行。离开家，上路，观察不同的风土，聆听人的故事，让那些时空停在心里。你准备得越多，世界在你面前展现得越多。当我回忆过去，那些写过的，才是我真正去过的地方。这样的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旅行。

在中国，旅行成为普遍的生活方式，不过是近二十年的事。因此，旅行写作也是一种年轻的文体。年轻，而富于诱惑力，吸引了很多厌倦此地、视野和个人风格都在扩张中的写作者。过去一年里，《正午》也刊发了许多游记，我们选择了其中一些，以作者为单位结构成书——游记这种文体，要求着更成熟、更有个人风格的写作者。同时，在中国，旅行的兴起是从国庆黄金周开始的，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国庆假期问卷，从中选出了几份，其中有我们熟悉的作家、记者，也有上海的退休工人，以及一边做育儿嫂一边写作的范雨素，从这些回答里，我们可以看到旅行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义。对很多人来说，它仍然是非常奢侈的。

* * *

有一天，整理文章的时候，我发现近年写的长文，都是游记。有微微的心惊：这是什么样的兆头？是不是说明我已经无能发

现身边的故事了，以至于必须求助陌生之地？

原因可能是，只有在旅行中，我是最敏感的。像丛林里出门觅食的动物一样，每一个毛孔都张开，准备应对一切意外——危险或惊喜。而在熟悉的环境里，我已经麻木了。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旅行的热望冷却了几分。

很早以前，我读到贾樟柯的一篇文章，大意是，年轻时想去远方，但是真的去了远方，却发现所有地方的人们，都是一样的悲欢，一样的痛苦，一样的爱与恨。这真是我读过的关于成长最伤感的一段话了。在旅行中，人们是否看多了“奇”，而忽略了那些相通的部分？它也提醒我，有些作家一辈子居住在某个地方，却是伟大的心灵旅行家。

离开，或是固守家中？为什么旅行？应该旅行吗？最终是穿透了生活的本质。没有人比伊丽莎白·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在诗歌《旅行的问题》（包慧怡 译）里写得更好了，容我引用其中几节，作为结束：

想想漫长的归家路。

我们是否应该待在家里，惦记此处？

今天我们该在何处？

在这最奇诡的剧院里

观看剧中的陌生人，这样对吗？

是怎样的幼稚：只要体内一息尚存

我们便决心奔赴他乡

从地球另一头观看太阳？

去看世上最小的绿色蜂鸟？

去凝视某块扑朔迷离的古老石雕，
扑朔迷离，无法穿透，
无论从哪个视角，
都当下可见，永远，永远赏心悦目？
哦，难道我们不仅得做着梦
还必须拥有这些梦？
我们可还有空间容纳
又一场余温尚存、叠起的日落？
最后，旅行者取出笔记本写道：
可是缺乏想象力使我们来到
想象中的地方，而不是待在家中？
或者帕斯卡关于安静地坐在房间里的话
也并非全然正确？
洲、城、国、社会：
选择永远不广，永远不自由。
这里或者那里……不。我们是否本该待在家中
无论家在何处？

目录

PART I

ESSAY 随笔

在烈日和暴雨下 叶三

- 在烈日和暴雨下 007
- 莆田表哥和椰子鞋 022
- 我没有登上鼓浪屿 026
- 游潮汕：生活要像海里的鱼 030
- 在日本 045
- 这个冬天的动物园 052

有围墙的城邦 刘子超

- 梅雨江南：从杭州到皖南 061
- 困守威海的人 092

所有可能的世界 杨潇

- 坐火车横越美国 113

昨日的世界秩序 郭玉洁

秦腔、卖蜂蜜的记者，和被困的僧人 139

陈忠实的沉默 161

这就是个活儿 168

西班牙笔记 178

PART II

Q&A 问答

范雨素 197

阿乙 203

周轶君 207

小转铃 213

陈阿姨 217

PART III

PANORAMA 视觉

每一处遗迹都是城市的记忆 223

从贵阳到罗马：公路，又见公路 243

1000 公里走回家 271

PART I

ESSAY

随笔

在烈日和暴雨下

叶三

前年我去新疆旅行，认识了吐尔逊，他是哈萨克族乐器制作和演奏大师。“大师”这个词看着重，其实对我来说，他就是那个住在土房子里的乐呵呵的老头。我们语言不通，但我听得懂他的乐曲。我也记得在新疆的艳阳下，他笑眯眯地把哈密瓜递给我的样子。

去年，我在舟山的东海音乐节上又遇见了吐尔逊。我们拥抱了一下，没交谈。后来朋友给我看他的照片，这个一辈子极少旅行的老头第一次来到了陆地的尽头，看到了大海。照片上是他的背影，他在大海边木讷地站着，像是惊呆了。那张照片让我非常感动，而且有点伤心。

今年，我们得知消息的时候，吐尔逊已经去世半年了。从舟山回到新疆不久，他就被确诊了癌症。因为通讯不利，他过世很久我们才知道。

我又翻出吐尔逊在大海边的照片，我注视着他和大海。将那些旅行记录下来时，谁能料得到之后发生的事情。我想，对我来说，这就是旅行文学的意义，它给了我机会将这些偶遇固定，“给时间涂上香料，使时间免于自身的腐朽”。在我遗忘的时候，它会提醒我：你曾经心动。

额济纳 — 麦盖提 — 舟山 — 莆田 — 厦门 — 海丰 — 潮州 — 京都 — 动物园



在烈日和暴雨下

一 “完爆美国66号公路”

驾驶台上的红灯已经亮了很长时间。数据显示，我们还能继续行驶5公里。手机里的导航适时插话：“您距离纳林湖服务站还有5公里。”

稀薄的阳光照在G7京新高速公路上。天是一种上古的浅蓝色。

这条路上车很少，从哪个方向极目远眺，都能看到地平线。我们关上空调，将车速降了一点儿，驾车的朋友说这样省油。偶尔有车超过我们，呼啸着，御风而去。那风是纤尘不染的，外面的空气干净得像真空。好长的5公里啊。我们会在这条路上抛锚么？我有点担忧，还有点向往。

结果并没有。到达服务站时我们像四个傻瓜一样齐声欢呼了起来——随即呆住了。服务站是崭新的，崭新的加油站还未投入使用，巨大的油罐车卧在地上，像一条疲惫的母狗。穿着